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敬齋古今藪卷七

元

李

冶

撰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
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
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
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間至于散語
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
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

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豐鎬潋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灝漾潢漾安翔徐回翬乎滈滈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

案原本脫在字今據文選

李善注增入

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

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

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

其諷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

其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掞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

案不諂今文選刊本作不悞二字通

杜預注

左傳以諂爲疑今劉良以諂爲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啓其心人基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櫟飛颺薛綜曰櫟捎取之也李善曰櫟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櫟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

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案李治謂平子言符薛綜引淮南言守據今本文選皆作

守惟仁字薛綜作人謂擇任賢臣也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輜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馮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

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

章之美

案此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說

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

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

漫而無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

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

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

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旣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

今加音注眞爲蛇畫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

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七哀主哀邱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疎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
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
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
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
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
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
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
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
楚遊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內洛陽河東河南河

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疎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騫伐韓韓獻成臯鞏秦

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
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蓋三川
者謂伊水洛水竝河爲三耳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銷靈根酖毒不可恪
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
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愼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愼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曰
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所習

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所聞乃
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聞不知中
區之大故家自以爲土樂人自以爲民良此甚易曉也
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註往往反累本文
李善指明出處中間雖有牴牾亦足以發而銑輩諸人
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可厭也

左思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
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
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
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
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
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云試水客漾輕舟
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驪魚動陽侯此
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
賦則云巨鼇鼉肩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雖詞
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
偶忘已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

矣乎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
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冶曰山海經
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
嘯者板本錯

左思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
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
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
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

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

傅咸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旣以離爲靈鳥而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驪當作犁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尋韻內尋字當作循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中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

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荅龐參軍云